

# 别笑审美农家乐，自古最重是农桑

戴季

看客们爱开玩笑，笑话乾隆皇帝的审美跟他爹雍正爷之间差了不止三个农家乐。大家觉得雍正爷清寡高冷，雍正一代的器物也展现了淡雅大气的皇家极简低调风，而乾隆帝的审美却仿佛掉入了一个黑洞，各种各样花哨的五彩缤纷的器物花样百出，贵为盛世帝王，审美偏偏是东北大花袄式的农家乐水平。这么令人糟心的乾隆帝，不止雍正爷，恐怕圣祖康熙爷都要看不下去了。毕竟康熙爷“勤政博学图强盛，事必躬亲求卓越”，不仅在治国理政方面兢兢业业，在引领审美走向方面也绝不含糊。康熙时的皇家器用，雄浑又精细，华贵又充满力量，一眼望去都是满满的皇家气象（图1、2）。



图1 缠枝花卉纹大罐



图2 龙凤纹墩式碗

康熙朝器物沉稳大气又不乏内敛，有一种特别舒展豪迈的精神气质。但说到皇家御制，并非每件都是皇家日用器，也并非样样都要审美高大上。康熙皇帝勤政爱民（图3），黜虚求实，这些在《康熙起居注》中都可以找到根据。而国计民生，是他最为关心的国之大事：“一切政事皆国计民生所关，最为重大，必处置极当，乃获实效。”

老百姓过得好不好，粮食收成好不好，吃不吃得饱，穿不穿得暖，皇帝最为关心。康熙爷心善仁慈，怜爱兵民，每遇天灾，夙夜忧叹，或派大臣前往慰藉，或出郊外为民祈求。南巡治河或东祭陵寝途中更是细访民情，听取民怨，赏赐钱粮，沿途告诫大小官员勿践踏秧苗，勿取物于百姓。

不仅如此，为表示其重视民间农桑的态度，让上至宫廷贵族，下至大小官吏都能了解到黎民百姓农桑之艰辛，他还亲自题诗并序，命人以所得宋本描绘农桑之事的《耕织图》为原本，加绘耕图、织图各23幅，并令内府刊行，以示怜民重农，尊重劳动，于是就有了看上去非常地道的大型“农家乐画册”——《耕织图》（图4）。



图3 康熙肖像



图4 《耕织图》书影

古代中国是以农耕为主的国家，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桑蚕和农耕。元世祖忽必烈还曾说：国以民为本，民以食为本，衣食以农桑为本。而《耕织图》是用绘画配合诗的艺术表现形式反映农桑劳作过程的一大创举，也被称为“中国最早完整记录男耕女织的画卷”。最早绘制《耕织图》的是南宋于潜县令楼璩，他“深领帝旨，笃意民事，概念农夫蚕妇之作苦，究防始末，为耕、织二图”。之后，《耕织图》

被重新绘制、编绘、仿刻多次，其中著名的，有南宋刘松年编绘的《耕织图》；元代程棨的《耕织图》45幅（图7）；明初《永乐大典》曾收《耕织图》，已失传；明天顺六年（1462）仿刻宋刻之摹本，虽失传，但日本延宝四年（1676）京都狩野永纳曾据此版翻刻（图6）；北京故宫博物院藏《佩文斋耕织图》（图5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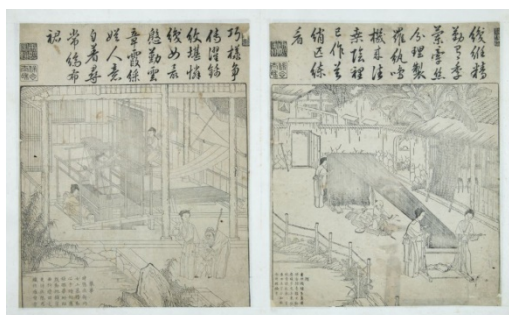


图5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《佩文斋耕织图》



图6 宋代梁楷绘《耕织图》局部（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）

斋耕织图》



图7 宋末元初程棨所绘《耕织图》（弗利尔美术馆藏）

除这几幅流传至今的《耕织图》外，大画家仇英、唐寅、陈枚都曾绘制过《耕织图》，既有官方指定的，也有民间画家自发的，“耕织”也逐渐变成了绘画乃至器物装饰的一个重要主题。

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），康熙皇帝在南巡时得到江南士子进献的“宋公重加考订，诸梓以传”的《耕织图》一册，使命画师焦秉贞据

原意另绘耕图、织图各 23 幅（图 8），并附皇帝本人的七言绝句及序文。

绘画内容略有变动，耕图增加“初秧”“祭神”二图，织图删去“下蚕”“喂蚕”“一眠”三图，增加“染色”“成衣”二图，图序亦有变换。焦秉贞《耕织图》的布景、人物活动与宋本差别不大，但焦图画中的风俗改为清代，所绘更为工细纤丽，在技法上还参用了西洋焦点透视法。

《耕织图》初印于康熙三十五年（1696），后又出现很多不同版本，木刻本、绘本、石刻本、墨本、石印本均行于世。日本、朝鲜、琉球等国亦有《耕织图》的摹本、翻刻本。而“耕织图”作为装饰图案，也屡屡见于清代宫廷瓷器上（图 9—12）。



图 8 焦秉贞所绘《耕织图》（局部）



图 9 康熙五彩耕织图棒槌瓶（故宫博物院收藏）



图 10 康熙五彩耕织图圆盘（吉美美术馆藏）



图 11 乾隆斗彩耕织图扁壶（天津博物馆藏）



图 12 道光粉彩耕织图鹿头尊（国家博物馆藏）

值得一提的是，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康熙《御制耕织图》为彩绘孤

本，色彩浓烈分明，别具一格，配圣祖玄烨题诗，画师焦秉贞绘图46幅。民国二十年（1931）8月4日，由时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先生代购入馆。

“今我何功德，曾不事农桑。吏禄三百石，岁晏有余粮。念此私自愧，尽日不能忘。”卷中尽述农桑劳作之不易，歌颂普通劳动者的勤劳，让人不免感慨一蔬一饭之难得，珍惜劳作所得的一点一滴收获。

相关文创：《御制耕织图》

